“薛放，你死到临头还往哪跑！”

柏苍山下，玉龙镇，一条死胡同里，四五个精壮的汉子堵住了去路，面容清秀的薛放站在胡同尽头，面带微笑，没有一丝怯意。一个差不多年纪的少年手摇折扇，缓缓从这几个大汉身后走出，脸蛋早已被怒意涨红。

“薛放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”少年手中折扇一指，“给我拿下他。”语毕，当先两个大汉便朝着薛放扑了上去。薛放假装不动，待两人到得身前，猛然抬腿一踢，跟着右手一拳打出。“砰！砰！”两声闷响，两个彪形大汉反而被他打飞出去。

“哼哼，就凭你们这几个臭番薯烂鸟蛋，也想来拿我。” 薛放气喘如牛，却依然冷笑嘲讽道。

领头的少年闻言脸色涨得更加通红，对手下恼怒道：“没用的东西，你们给我一起上，拿下他！”

“是！”几个大汉哪敢犹豫，口中应答一声，立即再次揉身扑上。

五个彪形大汉齐出，薛放这一次再无幸运，只三两下便被牢牢制住。薛放使劲挣扎了两下，见几个大汉纹丝不动，当下冲着领头的少年嘴硬道：“陈书文，看你追我的时候气势汹汹，到头来却要别人帮忙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你要真有本事，就来跟我单挑！”

“跟你单挑，你算什么身份。”陈书文怒极反笑：“臭小子，你屡次三番与我作对，我宽宏大量不和你计较。但是你今天不光阻拦我收账，还敢坏我好事。我今天不好好拾掇拾掇你，你当我陈家人是泥捏的。”说罢，陈书文朝着薛放的肚子重重一拳打了上去。腹部的剧痛让薛放身体都扭曲到一起，口中嘶嘶的吸着凉气。

“亏你好意思提陈家，你们陈家在整个玉龙镇早就臭名昭著了。”薛放忍着疼痛咬紧牙说道。

“啊——”又一拳落在了薛放身上，他疼得叫了起来，“有本事来单挑啊，仗着人多欺负我一个算什么好汉。”

见薛放不服输，陈书文冷笑着说道：“既然你想找死，就怪不得我了，今天就让你好好尝尝我陈家的烈焰术。”

“烈焰术！”薛放闻言心中一寒。烈焰术是陈家家传的绝学，威力霸道绝伦，能凭空召唤出烈焰将岩石都灼烧成灰烬。正是凭着这一手秘术，陈家在整个玉龙镇作威作福，连城主府都得礼让三分。陈书文年纪轻轻肯定掌握不深，但是一旦使出，烧死个把人却也不在话下。当下寒声道：“陈书文，你们陈家霸道无赖，你我交手最多也只能算是小孩打闹。你今天当真敢下杀手？”

“哼哼。你也知道怕了吗。“陈书文闻言得意的笑道：”我陈家秘术威力巨大，本不屑于使用在你这等蝼蚁身上。你若现在跪地求饶，以后见到我都恭恭敬敬叫三声亲爷爷，我倒可以考虑放你一马。“

薛放听到前半句本以为有了转机，可陈书文说完，这才明白是要用自己无尽的屈辱做交换，顿时胸中气血翻涌，恼怒异常。他什么也顾不得了，咬牙怒吼道：“想让我叫你亲爷爷，等下辈子吧。”一句话说完又冷静了三分，决定再讽刺几句，于是接口道：“陈书文，枉你把陈家看的比天高，如今手握陈家秘术，却连我一个普通人都打不过，还要十几个帮手才敢跟我动手，陈家秘术恐怕也不过如此。”

“住口。”陈书文气的面红耳赤，当下示意手下松开了薛放，“不是要单挑吗？今天我就满足你！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，以后你就是我爷爷！”说着右手一翻，一团烈焰在手中徐徐燃起。

“受死吧，薛放！”语毕，只见陈书文右手向前一挥，烈焰化作火龙向薛放方向飞去，薛放见状赶紧往一旁闪躲，可是一旁站着的陈书文手下大力一推，又将他推回了原处。

“啊——”，烈焰不偏不倚的正中薛放胸前，巨大的冲击力将他整个人撞飞了出去，在烈焰接触他身体的刹那间他全身也被点燃了。

“小少爷！”一旁的手下见状赶忙上前劝道：“薛放不会法术，根本扛不住这烈焰，你可千万别把他给烧死了！”

“紧张什么，我只是让他吃点苦头，不会弄死他的。”陈书文低声和退手下，扭头看向趴在地上的薛放。只见薛放握紧拳头，使出全身力气想要爬起，可刚才的一撞，现在胸口还难受得想吐，全身也被火烧得钻心的疼。

“还想反抗？”陈书文眉头一紧，再次运起法力，控制火烧得更加猛烈。

“啊——”薛放痛苦的惨叫起来，面部也开始变得扭曲。

“薛放，只要你乖乖求饶，而且以后我所到之处你都退避三舍，今天我就放过你，如何？”

“才不！”薛放忍着痛吐出两字。

听到这个回答，陈书文生气的大吼道：“薛放，别以为我不敢烧死你，说，到底答不答应？”

“呵呵，”地上的薛放突然笑出了声，有气无力的说道：“你有本事就真的烧死我，不然我以后还会继续和你作对。”

“你…”陈书文的怒意一下子上来了，“好，薛放，我今天就成全你，我要把你烧得尸骨无存！”话音刚落，只见薛放身上的火焰瞬间窜出几米高，围在他身旁的一伙人吓得赶紧往后躲开。

“小少爷，使不得，回去…”

“回去我自会跟爹交代。”陈书文果断打断了手下的话。

胡同尽头，薛放已然成了一个火球，他全身通红，裸露的皮肤有的已经烧焦，无助的在地上翻滚着，呻吟着，不一会儿便失去了知觉，一动不动。

“小少爷，他，是不是没气了？现在我们怎么办？”手下害怕的问道。

陈书文思索了片刻，看了一眼不远处还在燃烧的薛放，轻声答道：“回家去。”说罢，一群人转身准备离开。谁知刚走到胡同口，一阵热浪从身后袭来，只听后方传来一片惨叫，几个火球“唰唰——”的从陈书文身旁飞过，砸在地上，他定睛一看，这不是自己的手下吗？

纳闷的陈书文回头看向远处，一个全身烧焦、披头散发的人正炯炯有神的盯着他。

“薛放？”陈书文轻声确认道。

只见远处的人突然嘴角一扬，手一挥，一个巨大的火团向陈书文扑来，惊诧中的陈书文赶紧运起法术想要阻挡，可火团的速度太快，容不得他做多余的动作火团就已经来到了面前，“砰——”一声巨响，陈书文以及周围的众人都被撞得四散开来。

“啊，着火啦，着火啦，我身上着火啦。”一个手下惊慌失措的叫起来，其余缓过神来的人也震惊的发现自己被烧着了，跟着尖叫起来。

陈书文慌忙从地上坐起，运起法术，想要扑灭自己身上的火，可是不知为何总有一股力量在和他的法力对抗。

“小少爷，救救我们啊，求你救救我们啊！”周围接二连三的手下如同一个个火球向陈书文靠了过来，此刻的陈书文已经方寸大乱，身上的火势越来越大，皮肤开始烫得通红，他根本顾及不到别人，匆忙起身躲开周围的人，向家的方向跑去。胡同尽头的薛放，摇晃了几下身体，带着微笑倒下了。

此刻的陈府中，陈玉山正在书房秘密会见两位烈焰堂执令，青焰执令林河，紫焰执令冯化。烈焰堂是陈家创立的一个秘密组织，负责搜集元素术相关的各类消息，以及处理一些陈家明面上不好解决的事宜。烈焰堂设有青焰、紫焰、白焰、金焰四位执令，他们常年在自己的地界活动，很少踏出地界半步，可今日两位执令同时驾临陈府，陈玉山心知肯定是有事发生。

“说吧，什么事？”陈玉山批阅完最后一份文件，放下手中的笔，问道。

面前已等候多时的两人对视了一眼，犹豫着不知该从何说起，最后还是林河开了口：“堂主，我们发现了妖族的踪迹。”

“妖族！”陈玉山十分震惊，幽冥界的妖族怎么会出现在九天界。

“两个月前青焰分堂有一支队伍在经过白凤山时无故失踪，我们的人搜寻了一个多月才在山上的红叶湖底找到了他们的尸体，因为时间太久，尸体已经被水泡烂，无法得知他们的死因，属下派人多方打探也并未查出相关线索，所以只能亲自前往白凤山，恰巧半路遇上了冯执令，得知紫焰分堂也发生了此类事情，于是我俩结伴在白凤山上探查了数日，找到了些许蛛丝马迹。“说着，林河从怀里掏出了一件被棉布包裹着的东西，递了过去，陈玉山接过后小心翼翼的打开，发现是一撮银白色的毛。

”这是？“陈书文一边仔细端详着手中的东西一边问道。

”九尾狐毛。“林河轻声回答。

”九尾狐“三个字再次震惊了陈玉山，他蹭的一下子站了起来，快速走到林河面前，小声问道：”确认是九尾狐毛？“

林河点点头，看了一眼冯化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”冯执令找人鉴别过，确定是九尾狐毛。而且…“

”咚咚咚——“

”老爷，老爷——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房内的谈话，陈玉山不耐烦的冲着门口吼道：”不是让你们别来打扰我吗？“

”老爷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，小少爷他，他…“门口的下人慌张得说话都开始结巴起来，而屋内的陈玉山，听闻”小少爷“三个字更加不耐烦道：” 他是不是又闯祸了？没看到我在忙吗？再大的事也让他先候着。“

“可是…可是…“

”可是什么，我说的话你敢不听？快滚！别再来烦我。“陈玉山大声命令道。

门口的下人更加紧张了，赶忙咽了咽口水，胆战心惊的说道：”老爷，你再不去看看小少爷，恐怕他要被烧死了。“

听到下人的话，冯化和林河都吃了一惊，赶忙劝道：”堂主，你还是先去看看小少爷吧，听下人的口气应该不是小事。“

陈玉山犹豫的看了看手中的东西，叹了口气，出了房门。

第二章

陈府内院，屋内，陈玉山眉头紧锁的盯着床上不停呻吟的陈书文，他儿子的这条命算是捡回来了，可全身重度烧伤，就恢复身体来说也需要大半年的时间。想到下人打听到的，伤人的只是个十来岁的贱民，陈玉山恨不得马上宰了那小兔崽子，替儿子报仇。但此刻陈书文还未完全缓过来，大夫也还在帮忙处理着烧伤的皮肤，他只能先忍下气来。

同一时刻，薛放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跌跌撞撞的回到家中。薛绍看到衣衫破烂全身焦黑的儿子，正想质问几句，谁知还没开口他就昏了过去，薛绍连忙将他抱回床上。

次日，薛放从疼痛中醒来，发现身上敷满了药草。“爹——”他无力的冲房外喊道。不一会儿，薛绍端着一罐药膏进来了。

“爹，昨天我…”薛绍瞪了薛放一眼，薛放立刻闭了嘴，连呼吸都降慢了几拍。

薛绍来到床边，小心翼翼的揭掉薛放手臂上的药草，熟练的换上刚调制出来的新鲜药膏，问道：“这是烈焰术烧的？“

薛放点点头，薛绍叹了口气，突然呵斥道：”让你别去惹陈家的人，为什么就是不听，幸好伤你的人法力不高，否则你这条小命早就没了。”说着，薛绍手上一使劲，薛放瞬间疼得嗷嗷直叫。

不一会儿，薛放身上的药就换好了，因为伤痛他渐渐睡了过去，薛绍眉头紧皱盯着熟睡的儿子，好像在思考着什么，可是最后还是摇摇头，嘟囔了一句“不可能”便只身离开了房间。薛绍刚把药罐放好，突然感受到一阵强大的法力袭来，整个房屋都跟着晃动了几下，他匆匆跑回里屋，看到床上的薛放将醒未醒的呻吟了几声，连忙使用法术让薛放沉睡过去。

“姓薛的，快滚出来！”屋外传来一声吼叫，薛绍替儿子盖好被子，犹豫了一下走了出去。

刚推开屋门，一阵热浪来袭，薛绍没反应过来，慌忙退了一步，待他镇定下来一看，自家的院子已经成为一片火海，火势顺着屋子外侧正在往房顶上蹿。

“薛绍，快把你儿子交出来，不然今天就烧光你全家。”为首的一个陈家管事气势汹汹的吼道。

“你陈家打伤我儿子，现在却反过来上门要人，怕是欺人太甚了吧！”薛绍不满的回答道。

“薛绍！”一个怒吼从管事身后传来，管事侧身一闪，陈玉山缓缓走了出来。“薛放那臭小子不仅偷学我陈家的烈焰术，还用其将我儿打成重伤，差点丢了性命，到底谁才是欺人太甚？”

还没等薛绍开口，陈玉山接着吼道：“你识相的最好赶紧把他交出来，否则…”说着，陈玉山右手一挥，薛家院子里的火海瞬间吞没了整间屋子。

“偷学烈焰术？”薛绍低声紧张的看向里屋，他知道按照这个火势，过不了多久整间房屋都会灰飞烟灭，但是要交出儿子，那也是万万不能答应的。正在他犹豫之时，厨房一侧的屋顶“轰”的一声塌了，屋檐下的鸡笼也被砸得粉碎，鸡笼里关着的两只老母鸡“咯咯咯”的叫着，惊慌失措的在火海里乱窜。

见薛绍仍旧愣在原地，陈玉山再次运起法力，手向不远处刚刚幸免的两只母鸡指去，只见母鸡全身瞬间泛起火光，片刻便化作一堆粉末消散在火焰中。

“薛绍，你耳朵是不是聋了？听见我家老爷的话没？快把薛放那兔崽子交出来！”一旁的管事破口骂道。

薛绍看了看刚化为灰烬的两只老母鸡，回头瞪了管事一眼，走近陈玉山，轻声答道：“要我交出儿子那是不可能的，不过，如果这次你放过他，我答应你以后定会好好管教他，绝不让他再搀和你陈家的任何事情。至于你儿子的伤，我可以承担所有的医药费，还有赔偿你的损失。”

“哈哈哈，”听到薛绍的话，陈玉山不禁大笑起来，“薛绍，我陈家在这玉龙镇可是有头有脸的，你儿子薛放差点要了我家书文的命，完了你就想用几个钱，几句话把我给打发了，你当我陈家是你薛家养的一条狗吗？“话音刚落，陈玉山脸瞬间沉了下来，怒吼道：”薛绍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今天不管你愿不愿意，薛放那臭小子我必须带走。“说着，陈玉山冲身后的手下命令道：”进去拿人！“

听到主子发话了，一旁的管事带着一群手下撸起袖子就想往屋子里冲，薛绍见状连忙后退一步挡住了他们的去路：”陈玉山，你别逼我，你儿子受了伤，我儿子同样受了伤，如今你烧了我屋子，也算是赔偿了吧。“

“你儿子的贱命能和我家少爷比吗？大伙，上！”管事使劲推开薛绍，一群人一哄而上，眼看就到了前厅。

薛绍扭头看向陈玉山，咬紧牙说道：“是你逼我的！”话音一落，薛绍右手向前一伸，往房门一指，不远处一堆烧得火红的木炭便腾空而起，飞快的砸向了门前的一群人，被砸到的下人飞将出去，倒在一旁，口吐鲜血。已经冲到前厅的管事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到了，愣在原地，正当他缓过神来时，只觉得脖间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掐住，往上提起。他看向其他人，发现大家都和自己一样，已经被提到了空中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要说点什么，却发不出声，这时，突然身后一阵巨大的力量将他往前一推，身体狠狠的砸向了屋前的空地。

“噗！”管事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周围也响起了一片呻吟声，冲进薛家的一群人就这样全被撂倒了。站在院子中的陈玉山也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，他震惊的看向薛绍，心想，眼前这个人居然有这般能耐，此人到底什么来头？还没等他开口发问，薛绍就扭头狠狠的盯住了他，两人对视了几秒，此时的陈玉山居然心生怯意，开始有些发慌。

“薛绍？”陈玉山轻轻喊了一声，语气中带着一丝疑惑，又有一丝颤抖。

被激怒的薛绍根本没想停手，只见他双手在胸前一划，肩头用力一抖，忽然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。刚被撂倒的一群人还有陈玉山带来的其他手下，全被这狂风卷起，漫天飞舞，尖叫声此起彼伏，院子里只剩下陈玉山一人，他运足了法力才能勉强让自己不被狂风带走。此刻，陈玉山已经明白，眼前这人法力远在自己之上，今天想要带走薛放那小子是绝不可能了，现在他唯一想的就是如何脱身。

双方对峙了许久，薛绍身后的房屋也越烧越烈，熊熊大火中夹杂着缕缕黑烟，向远处飘去。眼看房梁就快烧断，薛绍深呼吸了几口气，使自己冷静下来，他两手一收，狂风骤停，空中飞舞的人一个接一个摔落在地，陈玉山也长舒一口气，慌忙收回法力，再多坚持一会儿他估计也是自身难保。

“轰”一声巨响，前厅一侧的房梁倒塌了，薛绍连忙回头看向里屋，里屋已经完全被火海包围，他顾不得周身的烈焰，飞快的冲进屋内将还在熟睡的薛放抱了出来。院中的陈玉山看着眼前的场景，听着周围手下的呻吟声，不禁后怕的一下子瘫坐在地。薛绍抱着儿子走过陈玉山，两人相互看了一眼，一人眼神淡定犀利，一人却是充满恐惧。薛绍轻哼一声，大步离开了现场。

两天后，薛绍带着薛放来到了柏苍山东侧的一间木屋。这间木屋是他们父子俩定居玉龙镇前居住的地方。木屋荒废许久，周边的杂草已有一人多高，要是不仔细搜寻是很难发现的。木屋里的家具也堆积了厚厚的一层灰，清理起来估计要花上一整天。

薛放身上的伤还没痊愈，虽说能起身行走，可刚结痂的皮肤稍微一使劲伤口就会裂开，薛绍只能让他在一旁休息，自己挽起袖子开始收拾脏乱的屋子。不到半天功夫，基本上收拾整齐了，剩下的边边角角薛绍也懒得处理，心想今晚能有个睡的地方就好。

“爹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？”看到父亲空下来了，薛放问道。

薛绍拍了拍身上的灰，找了个干净的地方坐下，回答道：“等陈家消停了，我找些人把家里修整修整咱们再回去。”说完，他似乎想起什么，扭头盯住薛放，仔细打量了一番，质问道：“放儿，你老实告诉爹，你是不是偷学了什么法术？”

听到父亲的话，薛放心头一紧，迟疑了几秒，低声回答道：“没有啊。”

见薛放否认，薛绍有些不满，起身走到他面前，严肃的说道：“我从小就教育你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敢作敢当。既然你学了法术，为什么不敢承认？”

“没…没学，我没学法术。” 薛放的再次否认彻底点燃了薛绍的愤怒，他狠的一拍桌子，吓得床上的薛放赶紧站了起来，想要说些什么以安抚父亲，可又不敢

他生气的大声吼道：“这个时候还想撒谎，你真当我老了，好骗了，是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…”

“没有？你老实交代，到底是怎么学会烈焰术的？”此时的薛放知道已经隐瞒不住，只能缩在一边紧张的看着发怒的父亲。“放儿，我知道你很想学法术，法术固然强大，可这世间的法术种类繁多，一不小心就会”父亲从小就明令禁止他学习法术，只要他沾上和法术相关的东西，都会被暴揍一顿，

”吓得赶紧往后缩了缩，解释说：“爹，我不是，只是你从小都不让我学法术，只要我沾上和法术有关的东西，你都是往死里抽我，我…我真的害怕，所以才不敢和你说。”

“既然怕为什么还要学？”薛绍怒视着薛放，问道。

薛放站起身，咽了一口口水，说道：“爹，其实一开始我也不知道那是法术。我看杨婆婆给小美变戏法，觉得好玩就让她教我，没想到她居然同意了，跟她学了一段时间，她才告诉我那是法术。不过杨婆婆说了，那只是低端法术，看着和变戏法差不多，没人会发现的。”

“杨婆婆？哪个杨婆婆？”听到薛放的解释，薛绍不禁担忧起来，连忙追问道。

“就是小美的外婆啊，爹你之前不是给人家看过病的吗？这么快就忘记啦？”薛放疑惑的看着薛绍，发现他满脸震惊。不禁问道：“爹，”薛绍你还给她看过病的啊。”爹，你不会忘记了吧？那次杨婆婆差点就没命了，不是你把人抢救回来的吗？”